

中華文化的王道精神      王金平董事長主講      (第一集)

2017/4/1      台灣台北市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檔名：60-007-0001

悟行法師，我們國學書院的各位董監事們，還有我們今天與會的所有貴賓，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阿彌陀佛！

在二〇一一年的時候，當時淨空長老一直希望能夠提倡國學文化，同時能夠從事各方面的國學的一個所謂教育，他要我來創辦台南市的國學書院的基金會。這個基金會運作五年以來，可以說也獲得各界相當熱烈的回響。而這個基金會它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弘揚聖賢的教育，還有端正世道人心，建構和諧的社會，甚至於能夠促進世界和平，這是當時我們建立這個書院的宗旨。

我們除了，各位從這張紅色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國學書院常態性的教學課程是怎麼樣，這也是經常性的。在我們認為國學文化應該可以好好的來使用、來運用，然後讓眾生都能夠獲得一些利益，因此我們就舉辦了兩次的國學文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研討會。這個研討會，過去兩次都在台南市舉辦，第一次邀請了諸如尹衍樑先生、施振榮先生等等這些企業界的大老他們來做演講，同時也做了研討會；第二屆也是，像林蒼生先生，他們好多位這些企業界的領導都來與會，而且也參與研討。我想兩次的經驗讓我們覺得說，用國學能夠來幫公司治理好，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我們就在今天舉辦第三屆的國學文化研討會。像今天下午要與會的，周家茵小姐，她剛剛從新加坡來，周家茵小姐她是一個餐飲集團的執行董事，在新加坡，非常大，有三十年的歷史。但是這個集團它是稟持著她的老師，就是明天早上第一次要在這裡演講的，馬來西亞的周泳杉教授，他有時候在台灣，有時候也在馬來西亞，她是師承周教

授，然後把她所學得的國學，我們傳統的文化、我們傳統的觀念，用之在她整個企業的管理上，非常的成功，而且非常順利、非常的圓滿。所以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能夠遠從海外來的這些，實際以國學文化來促進企業本身的一個良性發展，在這樣一個場合分享，讓我們有這個機會學習。所以要感謝周小姐，還有我們的周教授。

今天我們可以說，因為淨空長老他不能親自來跟大家見面，當然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過去兩次他都是排除萬難，都親自來做了專題演講，做了一些開示，這是給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法緣，所以我們非常感念他。他現在不論是到哪裡，包括兩岸四地，包括像澳洲、英國、紐西蘭，或者是美國，到處都受到敬重。他弘法利益眾生是幾十年來一直沒有懈怠的工作。今天我們這個基金會，事實上也是他的創意來興辦的一個基金會，所以意義是非常的重大。

今天應該用國學文化來跟企業經營能夠合在一起的這樣一個演講，事實上我也應該往這方向去走，但是我還是不如很多的專家，像周小姐。明天也有江松樺先生要來談他的經驗談，江松樺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昇恆昌的創辦人，他非常有宗教信仰，而且非常崇敬我們的淨空長老，所以受他感召很多、受他的教誨良多。經常大家都看到他企業做得很好，終究能夠用他經營企業的成果來回饋給社會。他跟員工之間的相處，他也都有相當他自己的一個主見，然後都能夠讓他企業很圓滿、很發展。所以可以說明天也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來參與的一場盛會。

今天有這麼多企業界的實際掌門人自己來這裡做一個報告，我相信我怎麼講他們都比我好得太多，所以我今天就是不再以企業經營為主。事實上，企業當然都有它的社會責任，它的社會責任是非常多面的，但是要企業的經營主他本身要能夠體會，本身能夠有國學素養的話，相信他的起心動念一切都是為我們眾生來著想，相信

這個企業也一定是非常高尚而能夠相當成功的。所以今天這個方面，就留待我們實際企業的經營者，來做一個演講。本人是希望以比較高層次的問題，來跟大家做一個我個人意見的一個報告。所以今天我是以「中華文化的王道精神」，來做一個題目向大家做報告。

我們談到文化，談到文化，可以說就是人類他心所能夠開示出來的有價值的共業。具體的說，文化實際上是包括器物，就是物質文化，還有制度，就是制度的文化，還有觀念，就是精神文化，三個方面。具體來講，它也是等於包括語言、文字、習俗、思想、國力等等，客觀的說，文化就是社會價值系統的一個總和。中華文化是指什麼？它是指中華民族自古至今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我們講中華文化，它就是這兩項的總和。它是持續至今最古老的文化，因為很多其他文化不見得都是能夠持續下來，而中華文化就是一貫的，從堯舜禹湯等等，一直延續到孫文先生，一直延續到今天，我們都要加以理解，加以闡揚的所謂的中華文化。我們持續不斷的，其他像印度的，或者是古埃及的，或者其他古文化，可能他們中間都有很多的斷斷續續的情況，而我們是真的一以貫之的。

從黃帝時代算起已經有將近五千年的發展歷史，發展到了近代。但是隨著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來，而中國共產黨統治了整個過去的就是除了台灣以外的所謂中國的領土，從那個時候開始中華文化也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大家也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幾乎把中國的文化都摧毀，包括很多精神、理論、書籍、器物、廟宇、神像等等，這些宗教信仰等等，孔孟學說也都被打倒。所以這些就是當時文化的浩劫，那個時候我們整個中華文化都產生質變。幸好我們在台灣，很早以前，蔣前總統他就已經成立了一個中華文化總會。在文化革命之後，當文化受到摧殘的時候，我們孔

德成先生他就來倡導，成立一個叫做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這個大家應該都是記憶猶新。這個運動就繼續的讓大家理解，同時共同來維繫中華文化於不墜。

所以傳統文化在大陸經過文革的摧殘之後，到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也逐漸恢復了中華傳統文化。文化浩劫之後，大陸也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整個民族精神也都被摧毀掉，文化等於完全被破壞掉。所以大陸當局在文革之後也重新省思，重新再來做要恢復中華傳統文化，並在近年來都大力的在推動我們中華文化能夠走向全世界，讓全人類都能夠受益。談到這裡，淨空長老也經常在電視上說，英國的歷史學家湯恩比他經常講一句話，說我們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生存發展，繼續和睦相處，必須要走兩條路，第一條路就是好好的來學習釋迦牟尼佛所創的這個佛學的教義，第二個他說就要向中國來學習孔孟的學說，也就是儒家的學說。他說只有這兩項能夠救這個世界、救人類。

在一九八八年，就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一日，當時在法國有七十五位的諾貝爾得主，在那邊共同發表一個宣言，這個宣言說：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二千五百年前，到中國的孔子那邊去尋找智慧。什麼智慧，後面我再跟大家做一個報告。諾貝爾得主回歸到孔子的倡議，這體現了我們人類的共同願望，這一個願望的實現，就需要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又需要有暢通的傳播管道。所以，這兩項都是要弘揚中華文化。

在台灣我們說起復興中華文化，很高興見到兩岸都有新的發展，在台灣這邊，三月九日中華文化總會也選出了新的會長，就是我們的蔡英文總統。她在當選的時候有如下的一個致辭，她表示：「一、持續提升和深植台灣的文化實力；二、持續推動兩岸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三、加強台灣文化和國際的交流」。而對岸的大陸也在

元月二十五日，新華社刊載了中共中央辦公廳、還有國務院他們聯合具名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兩個具名單位發出通知，要求各個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兩岸對發展中華文化不約而同展開了行動，我想所有中國人都是樂於見到的。

事實上，在洪習會的時候，習發表了六項的談話。他的六點，第一點是希望維護九二共識；第二點是反對台獨；第三點是希望兩岸都能夠合作來促進經濟社會的一個發展；第四點，他又講到兩岸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第五點，他是希望兩岸共同謀求人民的一個生活的提升；第六點，他是希望能夠從事於中華民族的大復興。當然這個第四點很明確的講出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中華文化怎樣來弘揚？他們說到做到，很具體的提出很多的方案，這個方案大概有這麼多。這裡面，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找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五號新華社所發布的新聞，這個內容相當的充實、相當的具體。所以可見中華文化現在在兩岸都是興起一個熱潮。我們看到大陸這麼具體的行動，當然我們也希望台灣這邊，在蔡總統領導之下，我們中華文化，不論是包括過去傳統的文化，或者是包括我們台灣的新文化等等都好，反正這個就是我們兩岸共同努力的一個大方向。

我是一直認為，要發揚中華文化，必須先釐清中華文化的內涵。中華文化，簡單講，它包含有非常多的，我剛才講的幾項，物質的、精神的、器物的等等這些以外，最重要的，它的一個精華就在諸子百家的思想學說，這些都是。但是，我們今天好好的回歸來看，真正中華文化的主流，我們認為是應該像淨空長老所講的，應該是儒釋道三種，宗教也好，宗教的教育也好，從這裡面來擬出我們中華文化真正的一個主要內涵。我們的儒釋道，儒當然是孔子為代表，道是以老子為代表，佛當然是以釋迦牟尼佛為代表。但是這三

種，兩個是本土的，一個是外來的，但是現在在台灣儒釋道三教幾乎都是合一，都是混合在應用的。但是我們一直認為，我們的中華文化應該是以道家當作中心，儒家是主幹，然後佛學是相互配合來運用。把它做這樣一個定位的話，那麼中華文化更為明晰，各個宗教的定位就很明確了。中國人的宇宙觀方面是以《易經》跟老莊為代表，孔孟學說也就是倫理社會觀來當作一個代表，佛學是宣揚所謂因果輪迴、眾緣唯心，與儒道相輔相成。所以總括來講，中華文化就是所謂的王道精神，就是王道的文化。

隨著大力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腳步，近年來大陸都在提倡新的王道主義外交。王道主義說得好，但是王道不僅是關乎外交，也關乎完全執政，國會立法以及兩岸的關係。後面我會以王道精神來談及我們現在政府是完全執政，現在的國會立法要怎樣還是發揚稟持王道精神來立法，兩岸也是稟持所謂兩岸共同遵循的這些文化來從事互動交流合作。

所以現在我首先再來談，中華傳統的一個王道文化。這個王道的一個意義，它的一個定義，我是把它說，實際上就是人民在一定的歷史時刻處理一切問題的時候，按照當時通行的人情跟社會道德標準，在不違背當時的政治跟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採取的某種態度和行動。反之，如果不顧一切，依靠權勢，蠻橫逞強，頤指氣使，然後巧取豪奪，這就是所謂的霸道。所以王道跟霸道是等於對立的。我們經常講，兩岸之間彼此要以王道來對待，不能以霸道來互相傷害，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

我們先來談談佛教的，還有道教的，以及儒教的，這三家它們所建立的王道的內涵究竟是什麼樣？首先來談談儒家的，王道是儒家提出一種仁義治天下的一個政治主張。所以，《尚書·洪範篇》上說：「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孟子》說：「使民養生喪死無

憾，王道之始也。」就是你統治的人民，你管轄之下的人民，都能夠使他養活自己，又能夠養活眾生，然後施以各方面的禮教，讓他們喪死的時候都了無遺憾，這個就是王道的開始。所以，最起碼王道要做到讓養生得成，喪死無憾。而要達到這種境界，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這就是「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就是只要行仁政的話，沒有人可以抵擋。

說到「行仁政而王」，仁在《禮記·儒行》中則說到，「溫良者，仁之本也」，溫良的人，就是仁愛的人的一個根本；「敬慎者，仁之地也」，就是人的基礎；你能夠「寬裕者，仁之作也」，就是用寬裕來發揮這個仁，這個仁的作為就能夠達到；「孫接者」，孫就是溫順的這個順，孫接者就是待人接物的意思，待人接物能夠溫順的話，就是仁的本能。所以，「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所以，最後「分散者，仁之施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布施。孔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這可以說是王道的精義。至於說要達到王道之始，就是《孟子》所說的王道之始，應該是要追求政治要清明，經濟一定要有成長、要有發展，然後社會一定要達到安全。就追求政治清明來講，儒家是政治要求中道，兩千年來，《中庸》它的精神都是一直被我們所重視，《中庸》它就講的是中道的政治。所以《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庸之道，兼有綜合之義，總和起來就是中道。中道是中立而不偏不倚的，中道的極致就是天地位，萬物育，如此政治自然就能夠得以清明。天地位，就是天地它的運行都是固定穩固在它的一個體系，它的一個秩序裡面。天地有定位，萬物就能夠自然生存，自然能夠發展。所以如果大家都是有這樣一個中庸之道的理念的話，政治當然就可以清明。

再說到追求經濟成長，儒家是經濟求正道的。所以，《尚書·大禹謨》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火、水、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這正德、利用、厚生之道就是經濟的正道，如果不如此，那就不能調和，不能調和經濟必然失序，將無法繁榮、成長。這也就是說，我們惟修，我們要修什麼？我們要修，所謂修鍊，我們才能夠產生出正德、利用、厚生的這樣一個作為出來；能夠正德、利用、厚生都做得很好的話，惟和，所以最後能夠達到和的一個終極目標。那麼正德、利用、厚生之道，當然就是經濟的正道。我們今天如果大家經濟都能夠走正道的話，我們社會犯法的事情就不會層出不窮。大家不要多貪，依照現行的法律規範，好好的去做你企業的發展，這個當然就是經濟走正道的一個必要的作為。所以經濟一定要走正道。

接著，要求社會的安定來講，儒家它是主張社會要求公道。所以，《禮記·禮運篇》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一段我就不再重複，這個是《禮運大同篇》裡面所講的。但是《禮運大同篇》所講是講到，「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可惜這個求公道的大同社會，都是因為「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而無法實現。怎麼講？因為大道不能彰顯，不能為人所運用，然後就把它隱藏起來，這個埋藏在心裡而不發揮，不去依循，當然大道就沒有辦法彰顯出來。這個結果，天下就是為家，不是為公，天下為公這個就沒有辦法達成，所以都是等於家天下，或者是以自己家、以自己個人為求利益的一個主體，最後當然這個大道沒有辦法來暢行於天下。所以，講到政治求中道、經濟求正道、社會求公道，如果能夠實現，那麼就可以達到王道的境界了。事實上，《禮運大同篇》裡面就告訴我們，你能夠「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



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些完全都是治國的一個方法，和治國的一個必要，治國的目標就是要這樣子，才能夠達到一個真正大同的世界。所以這些都是依照儒家的思想學說來達成。

再談到佛家的王道，佛祖是慈悲為懷，大慈是與一切眾生同樂，大悲是與所有眾生同苦，能夠慈悲為懷，就能夠達到佛教的所謂菩薩道，也就是佛教的王道。佛教的菩薩道，事實上就是佛家的王道。這一點也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的注意它，因為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我們佛家的弟子，也是我們淨空長老的追隨者。如何來慈悲做苦海的慈航？唯有行菩薩道。菩薩道我們簡單講，「略則六度，廣則萬行」。所謂六度就是什麼？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以及智慧。所以，這六度，再加上萬行，就是萬樣無止境的在行善，實際在行動上做慈悲喜捨的工作，在做利他的工作，這個就是我們所謂六度萬行。講布施度，布施是布己所有施與眾生，所謂未成佛道先結法緣。所以，菩薩利益眾生布施為先，當然布施分了三種，第一種就是一般的物施，第二種就是法施，第三種就是大無畏布施，這三種結合起來就是真正的布施。所以這個布施就是等於我們六度中的首度。

其次持戒度，我們簡單講，像佛陀要我們守五戒，這個五戒要先守好。我們常講說，「息滅貪瞋痴，勤修戒定慧」，這個戒就是勤修中的第一個。所以，像最起碼的五戒，不要說到比丘戒、菩薩戒，菩薩戒有幾百條戒，我們沒有辦法去做到那個程度，除非你是真正大菩薩乘願再來，有這個機緣，有這個能耐，累積了一些功德，能夠成就菩薩道。當然，我們最起碼的五戒，像我們戒酒、戒殺生、戒竊盜、戒邪淫等等，五戒。這個戒，就是我們佛陀要涅槃的時候，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弟子問他說，師父不在了，我們將來是要依什麼來當我們的老師？他就說「以戒為師」。所以戒，你是

要緊緊的去遵守它、遵循它，相信在修行上一定還是有所得。

第三個是忍辱度。忍是能忍的心，辱是所忍的境，為內心能安忍他人的侮辱、惱害，或自身的苦境。學佛之人心不隨外境所轉，瞋風不動，喜風不搖，無論順境或逆境，都能夠安住實相，如如不動，即得具足忍辱的波羅蜜。我想這個忍辱，我個人在立法院從事政治的遭遇就是最多的，就是非常多的例子，太多的例子，但是我們總要忍他，忍他就是要取得剛才講的惟和，就是要和，和才能夠達到真正最後圓滿的結果。所以我在立法院我怎麼樣我都能忍，我都不再做什麼，在巨大的，我在這裡不便多講，三年前的事情，我到今天為止，我沒有再提起某某某三個字，我沒有，我沒有做任何的回應，我沒有做任何的解释，一樣。立法院人家隨便要批評你，要起來攻擊你，題目太多了，機會太多了，俯拾皆是，我們也都要忍過來。所以有人說，王金平在立法院是在修忍辱心，我是不敢講說我是修持者，但是我想我能忍的就盡量忍了。

第四是精進度。這個為精唯一，我們要求精微也要求進步，我們也要求提升我們的各種的境界。所以，本來菩提路遠，修道的人要專志行道，精勤的修善斷惡，就能夠速登覺地至涅槃岸。換句話講，不但要精，精就是專一；要進，就是進步。所以能夠修精進度，這也是我們六度的第四度。

第五就是禪定度。入定是發展我們智慧的前導，眾生妄想紛飛，有如脫韁野馬，念念攀緣散亂，未嘗暫息，所以我們要修習禪定，一定要修習禪定。我們經常說要靜坐，一靜坐下去所有雜念統統浮現出來了，你就很難去控制、去消除，像脫韁野馬。能夠達到寂靜而不動，就能夠脫離凡夫散亂顛倒之心，我想這個就是我們所謂進入三昧正定。但是這是悟行法師你們都會做到的，我們還要多多學習，還差遠了。

第六智慧度。智是通達諸法之智，慧是斷惑證理之慧。簡單的講，你有智慧就斷了煩惱。所以，智慧無煩惱，慈悲就沒有敵人。智慧是用來引導前面五度的，所以讓五度都能夠走到最正確的一個實踐上，讓它能夠正確的發揮，這樣就能夠成就所謂的菩薩道。

至於說到萬行，萬行是概稱，我們菩薩說「上求佛道，下化眾生」，這就是菩薩道。我們細說不勝其煩，但是統歸，我們的萬行統歸大概四大綱要。怎麼做到萬行？就是第一、「眾生無邊誓願度」，我想大家在早課晚課都經常都會誦到這四句話。所以，你只要這四句話真正做到的話，就是做到了萬行。所以，「眾生無邊誓願度」，度就是幫助人家、服務人家、服務社會、服務眾生，這是大乘佛法的本願，我們一定要利益眾生。第二、「煩惱無盡誓願斷」，煩惱包括見思惑，或者是塵沙惑，以及根本無明惑。第三、「法門無量誓願學」，我們有三十七道品，有八萬四千個法門，所以我們無論怎麼樣，我們發誓發願一定要好好的去學這些法門。第四、「佛道無上誓願成」，如果不能成無上佛道的話，就不能圓滿度化眾生。所以這四項如果一一的去體會，然後一一的去發揮，去把它發展出來的各種行為，就是所謂的萬行。所以六度萬行結合起來就是所謂的菩薩道，這四個綱要也就是我們的四弘誓願。

其次我再說到，所謂道家的王道是什麼？道家王道，道家認為天地萬物雖然形態各不一樣，但是它本源上是相同的。所以它就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因此人們應該充分認識，並且尊重自然的規律，讓宇宙萬物自足其性，個人與社會也是共生共存的關係。修道不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種適宜的方式，來謀求世界共同的利益。所以老子，就是我們道家的代表，他提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統治宇宙一切運動的法則。在老子《道德經》裡面，提出了很多因何重視王道的闡釋，所以如果說它的這些五

行中間，火如果是大道的話，相對的水就是王道。老子最崇尚的就是水，水德可以說是老子的王道。

譬如說，水它具有幾個特性？一個是不爭，第二個是善下，第三就是守柔。不爭是什麼？他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所以水是不與其他任何東西來相爭的。老子最崇尚的東西當然是水，所以水被老子稱為是上善，至高無上的善，最美的德，至高無上的德。所以善跟德都是以水來做代表。水的善表現在什麼地方？老子連續用了七個字。而水是不爭的，水能夠養育萬物，它的功勞最大，但是它卻不與萬物來相爭，體現了水的奉獻精神、犧牲精神，也體現了謙虛、卑下、無為的品德。

第二，水是善下的。所謂善下，簡單講就是低姿態，它永遠處於低的一個狀態。老子他也說：「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你所有的河川、溪流都匯到一個谷裡面，其中谷最大的是什麼？是海、是洋，海洋，它是匯百川的一個谷，所有它是百谷王。「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所以「天下莫能與之爭」，這是善下，我們講就是低姿態。水是往低處流的，人喜歡高處，不喜歡低處，而水偏偏流向人民最不喜歡的地方，這個就叫做低姿態、高境界。這也說明了老子的思惟是往低處走的，永遠是順勢而為的，它的流動總是順著地勢走，永遠順勢而為，這就是它的一個善下。

水第三個，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守柔。所以我們以前念過書，就是「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它在這裡就是守柔。老子他說：「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所以聖人說：「受國之

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正言若反。」這個「國之垢」，就是你要當一個國王，當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你沒有容納各方面的意見，好的、壞的，或者是容納我們整個國家的各種問題的所在、缺點的所在，你都一定要容納住，你沒有容納住的話，你沒有辦法了解到整個國家的問題所在在哪裡、危害的地方在哪裡，你就沒有辦法提出真正好的政策出來。「受國不祥」，國不祥就是國家很不利的時候，很不利於執政當局的事情等等，這些讓人民感覺到不吉祥、不安定、不安全的，這些你一定要注意，而且能夠坦然去接受，好好用智慧去解決這些問題。如果沒有這樣的話，你就沒有辦法達成所謂的天下王，你要當天下之王就是還有相當相當的差距。

他又說：「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所以他提倡不言之教，無為之治。老子的無為之治，它導致於讓人認為說大概應該天下很難達到這種境界，但是無論怎麼樣還是要追求這個境界。所以要追求這個境界的話，要至柔，要用柔來克剛，才能夠馳騁天下之至剛。所以水是最柔弱的，但是它卻是最有生命力的，也是最有戰鬥力的。各位看看六年前日本那個海嘯所引發的這個水，它是不是最具戰鬥力，它摧毀那麼多的東西，連核電廠都差不多幾乎要摧毀了。所以像這些都是柔弱，但是它卻具有最剛強的力量，它最具有戰鬥力，但是柔弱本身又能夠勝過剛強。所以要能夠受國之垢和國之不祥，這樣才是天下的王者，並不是霸者。所以，清代的王夫之在他所著的《老子衍》中說：「五行之體，水為最微。善居道者，為其微，不為其著；處眾之後，而常德眾之先。」所以老子強調，水德正是《道德經》的王道的精神。所以，所謂道家的王道，就是真正我們所謂的水德。

好，我們再來談談要怎樣來發揮王道的精神？我們看，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國父孫中山先生應邀向日本神戶高等女子學校演講「大亞洲主義」的時候提到：「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是求一切民眾為和平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要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做霸道的鷹犬或是做王道的干城，中山先生如此別有用心的，這是忠告日本。然而日本帝國主義最終還是侵略中國，並與世界為敵發動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然後掀起了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如果是做為王道的干城，應該是今日全世界所有國家的人民想要維持世界和平應該有的覺悟，同時也應該是各國政府、各種企業必須持有的精神支柱。

現在本人也要僅就完全執政國會立法、兩岸交流與王道精神的發揚，分別來向各位做報告。事實上，要做報告之前，我剛剛在要進來之前，有新加坡的朋友告訴我，他的女兒不送到歐美去求學，他說歐美有很多地方都走偏了。他們現在一直在往國學方面來求學，能夠這樣做，讓他的子女能夠達到一個致中和，能夠真正奉行我們中華文化，我們國學的各種主張，這是他處理他女兒的就學的一個方向、一個原則。所以這一點就是可以看出來，國父當時所講的，不能做為這些歐美，就是爭功利的、弱肉強食的這樣的一個所謂的世界觀，做他們的鷹犬，一定不能這樣子，一定要做王道的干城，干城就是守護的城堡，我們等於就是守道者。

好，我現在來談談王道要奉行在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們現在政府實在是完全執政，我們現在國會也在立法，兩岸也在互相交流，所以王道要怎樣發揮在這三個領域裡面？第一，我先來談完全執政就是莫離王道精神。我們國家的民主機制，經過了和平理性

的選舉，在去年一月十六日選出了新的總統，實現了第三次的政黨輪替，而且十分特別的，我們排除了種種不確定的因素，經過長達四個月的政府待命，也就是所謂接續政權的空窗期，慶幸政權能夠順利移轉，就這樣蔡英文女士成為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的總統。

以前我們波士頓哈佛大學的一個著名的教授叫做杭亭頓，杭亭頓他一直講：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一定要經過兩次的政黨輪替。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是三次的政黨輪替了，照道理講，我們應該民主很成熟。但是到今天為止，真正民主進步到這個程度，我們應該怎麼樣走？我們希望執政的能夠以王道精神，來完成她所謂的完全執政。在蔡總統就職演說中，說要感謝這塊土地對她的栽培、感謝人民對她的信任，這誠然是不錯的。蔡英文總統需要有很多的感謝，因為她得到了一個可以完全執政的機會。所謂完全執政的機會，第一，首先她得的票數是六百八十九萬票，得票率超過半數，百分之五十六點一，獲得選民的支持；其次，同時選出的國會席次，民進黨在立法院獲得六十八席，加上時代力量的五席，一共達到七十三席，她可以在必要的時候來加以運用這個力量。國民黨只獲得三十五席，這個連要爭取釋憲，所以像這次不當黨產的處理條例要爭取釋憲，怎麼都差三席，後來爭取二席，又差一席，反正就得不到這一席，可以有機會去申請釋憲，這個就知道席次的重要性。我們要提不信任案，當然不信任案是要一年過後才可以提的，但是今天不信任案我們要提也不能提，也是少了席次。所以，在席次方面，民進黨可以說是壓倒性的勢力的一個獲得。她第三個完全執政的出自於哪裡？就是台灣最能戰的政治團體是民進黨，它最有戰鬥力。你看看，一方面得了百分之五十六點一的選舉的票數；第二方面，席次又佔了這麼絕對多數；第三方面，又是擁有一個最有戰鬥力的政黨的支持。當然，你想看看，這個就是所謂千載難逢的一個完全執政

的機會，對蔡總統來講是這樣子。所以這是一個可以成就政治家的年代。我們常講說，政客所想的是下一次的選舉，政治家所想的是下一代的人。正如蔡總統所說：「把一個更好的國家要交到下一個世代手上，就是新政府的重大責任」。

時代走向到了選擇的時候，英國的狄更斯在他的名著《雙城記》卷頭詞就寫到：「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篤信的時代，也是疑慮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什麼都有，也什麼都沒有。我們全都會上天堂，也全都下地獄。」碰到狄更斯所說的這種情況，選擇就非常的重要了，因為選擇能夠決定結果，格局能夠決定結局。你這輩子會遇到很多非你所願的經驗，這時你會做出選擇。逃避是一種選擇，面對也是一種選擇；批評是一種選擇，行動也是一種選擇；同流合污是一種選擇，堅持道德也是一種選擇。你的格局愈高，胸襟愈開闊，選擇通常也會愈正確。誠如我們蔡總統所說：「民主是一個進程，每個時代的政治工作者，都要清楚認識他身上所背負的責任。民主會倒退，民主也會前進。今天我們站在這裡，就是要告訴大家倒退不是我們的選項。」這話說得非常好，我想大多數的國人都在期待，蔡總統不是只想到下一次選舉的政客，我們當然都期待這樣子。

所以蔡總統在就職演說中也指出，對一月十六號的這個選舉結果，她從來沒有其他的解讀方式。她認為人民選擇了新總統、新政府，所期待的就是四個字，解決問題。一點也不錯，台灣有很多問題待解決，但我們除了需要解決既有的問題之外，卻絕不想看到原來的問題以外，再添出更多新的問題出來。說到這裡，我要舉就在最近同樣獲得完全執政機會的川普總統，在他就職演說所說的值得我們參考的話。川普第一他說：「今天的儀式有特別的意義，因為



今天我們不僅只是政府把權力交給下一任政府，或一個政黨交給另外一個政黨，而是從華府把權力交回給你們，就是人民，要交給人民。」就這一點，我們想提醒民進黨政府，權力是要交回給人民的，川普說的話是對的。第二，川普又說：「真正重要的不是哪個政黨控制政府，而是我們政府是由人民來控制。」所以蔡總統應該將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紀念為人民再度成為這個國家統治者的一天。第三，川普更說：「從今天開始，新的願景將會治理我們的土地，從此刻開始，將只是美國優先、美國優先。」聽了這樣的話，我們切盼從蔡總統上任的那一刻開始，將只是台灣優先、台灣優先。當然，美國優先會導致非常多的新的問題出來，這個也不在我們今天談論的範圍內。

最後，當然我們要請蔡總統及民進黨政府記住下面川普所講的一段話：「我們應該思考做大事，有更大的夢想。在美國，我們了解一個國家，只有生機蓬勃的成長，才能夠生存。我們不再接受只有空談而不做事的政治人物，他們不斷抱怨，卻從未見到他們拿出行動來。空談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只是拿出行動的時候。」所以我們認為說，以王道來行之，應該我們的國家還有非常可以揮灑的空間，我們的政府仍然還有非常多可作為的機會。

所以誠如蔡總統在就職演說結語當中所言：「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到今年剛好二十年。過去二十年，在幾任政府以及公民、社會的努力之下，我們成功度過了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必須面對的難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曾經有過許多感動人心的時刻跟故事。不過正如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我們也曾經有過焦慮、不安、矛盾跟對立。我們看到了社會的對立，進步與保守的對立，環境與開發的對立，以及政治意識之間的對立。這些對立曾經激發出選舉時的動員能量，不過也因為這些對立，我們的民主逐漸失去了

解決問題的能力」。

所以說到了對立，藍綠的惡鬥，從二〇〇〇年的五月二十日，陳水扁總統上台至今，已經有十八年。去年民進黨受人民的付託，取得第一次完全執政的機會，社會對執政者充滿著殷切的期盼。但是十多個月來，人民卻感受不到政黨輪替帶來幫助台灣改善困局的希望。新政府上任至今，無法解決人民對前朝政策的不滿，當然對前朝有很多政策不滿，但是這個不滿的政策，現在政府也還沒有辦法去解決，也看不到選前承諾的政見這個支票來兌現。卻讓人民產現出比前朝更激烈，抗拒新政府執政的反彈力量。不禁令我們懷疑政黨輪替的真諦何在？

台灣經過了三度的政黨輪替，歸納藍綠政黨試圖解決台灣困局的三個大方案，幾乎都雷同。不幸的，這三大方案，卻都是失敗的嘗試。現在蔡政府還沒有我講到的第一點中有所謂的換閣揆，但是已經換了若干的部長。我講過去執政者他們碰到台灣藍綠對立的問題，或者是國家困境的時候，他們總是採取三樣的步驟要來處理這個政局。第一，他們都藉由頻繁更換行政院長跟閣員，希望挽救下跌的聲望。結果人民卻與內閣更加的疏離，不斷更替的院長跟閣員，對政府運作與政策缺乏經驗，讓施政更難推動。惡性循環之下，不是止跌回升，而是跌跌不休。所以政府經常一直更動的話，政策不一致，換一個閣揆他又有新的政策出來，一個政策還沒有推動，可能馬上執政的期限就到了，這樣子人民怎麼能夠感受到？

第二，總統以黨政必須一體為由，由她出面直接來協商府、院、黨，以集中權力。然而統一事權雖然有利於政事的協調，但多年運作的結果，不分藍綠，卻是愈集權愈越權、體治愈混亂、執政愈無效能。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大家都關心我們的國事，如果走上府、院、黨都是一體的話，這個政權就難免是會超越，會違反很多憲

政體制，甚至於很多法律方面的、違背體制的。本來體制，府、院、黨怎麼能夠一體？所以過去的執政者是這樣子，希望這個新的執政者，我們也希望她不要愈集權愈越權，體制就變成愈紊亂，結果執政就愈沒有績效，這個是值得大家引以為戒的。

第三，喚醒藍綠對抗的幽靈。企圖鞏固各個基本盤再出發，藉此穩定自身的權位。結果造成政治上更多杯葛對抗，讓社會更對立，人民感情更加受傷，國家更撕裂。最後的結果是執政者無心施政、無力施政，不論哪一個政黨成為政治上的贏家，人民、社會與國家都是必然的輸家。我想這個我們就是以過去的經驗，我們看看這些領導者怎樣來處理我們國家的困局，他的一個方案。

說到這裡，我們又想起蔡總統就職演說曾說：「國家不會因為領導人而偉大，全體國人的共同奮鬥，才讓這個國家偉大。總統團結的不只是支持者，總統團結的是整個的國家。」純然不錯，總統該團結的是整個國家，我們也相信蔡總統的抱負。不過從蔡總統上任至今，檢討國內情況，到底有沒有更加團結？結果應該是沒有，蔡總統不只沒有團結整個國家，反而是讓這個國家更加的分崩離析。看到這種境況，我們不想苛責蔡總統，但是我們要提供善意的建議。善意的建議是什麼？就是在剩下的這三年多，蔡總統如果能夠稟持中國傳統的王道精神，以略則六度，廣則萬行，本諸慈悲，來對待人民；以不爭、善下、守柔的水德，滋潤萬物於無聲；以仁道來治國，在政治上行中道，在經濟上求正道，在社會上求公道。如此我們的國家才能夠更團結，而新政府也才能夠真正的解決問題。

第二，我們的國會立法需要王道的精神。關於國會立法，要評論它的長短，我們要檢討它的過去、未來，要吸收國內，我想本人應該是最具資格的，因為本人在立法院已經四十幾年了。對照過去十七年來，跟二〇一六年這一年不同時空的國會立法工作，我們發

現凡是王道精神昂揚的時候，立法院是和諧的，當霸道文化囂張的時候，立法院是紛擾的。這是我們所以主張國會立法需要王道精神的道理。回顧過去本人擔任院長的時代，有許多本著王道精神表現出來的一絲記錄，也僅在此報告給大家做參考。

本人在第四屆、第五屆、第六屆、第七屆、第八屆，當了五屆的院長，凡十七年。其中或許是國民黨是多數黨，或者是絕對多數的，或者是聯合親民黨、新黨等變成是國會多數的，這個也好，我想不論怎麼樣，政權跟國會多數黨不一致的政局，講起來大概就不太安定，但政權與國會多數一致，也因強橫的在野黨而使政治無法穩定。所以本人歷經風雲變幻、充滿不確定因素的年代，但是我還是堅持四個原則來領導這個國會。

第一，我是堅持四個途徑。第一個途徑是追求民主政治的極則，民主政治的最高原則。這個最高原則就是怎麼樣？多數尊重少數，少數服從多數。民主政治極致就是代表民意；第二就是維護憲政體制的尊嚴；第三是促進政治局面的和諧；第四是增強國家發展的動力。我是堅持這四個途徑。

第一個途徑，追求民主政治的極致。本人以為民主政治的極則就是民意的政治，而民意政治的展現需要看在議會政治。因此在新世代的國會領航中，本人卯足全力在實現單一國會，使國會成為國家政治的重心。第二是維護憲政體制的尊嚴。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以後頻頻出現憲政的僵局。本人因此覺悟，今後很長的日子，不只將忙碌於立法工作，更要為維護憲政體制的尊嚴而費心。第三是要促進政治局面的和諧。政黨輪替以後國內政局十分不安，做為政治重心的立法領導者，在憂心國事的心情下，不能不忍辱負重為促進政治的和諧來奉獻。第四就是要增進國家發展的動力。本人每每見到國家發展陷入窘境，為了不讓社會空轉，就費盡心力，多方設

法，以立法的積極來協助行政部門的施政，彌補行政部門的不足。這裡面，當然在維護憲政體制，我們有相當多的作為。

譬如說，在太陽花學運，總統要我到總統府去跟行政院長三個人，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他引用了第四十四條要我去，但第四十四條不是這樣，院跟院之爭，院際之間的爭，才由總統出面來邀集來協調的。所以這是憲政體制，我不能去就不能去。或者像我們的法律沒有規定說，立法院長有動用警察權，沒有，國民大會有，立法院沒有，我怎麼能夠去動用警察權？法律上、憲政上沒有授權給我的，我當然不能超越，這就是尊重憲政、尊重體制。所以有所為、有所不為，該作為的就作為，不作為的我一樣不會去做這個工作。當時我要動用警察權的話，我想造成國會更大的混亂。而當時我不做這個警察權的動用，我所遭受的壓力，那個屈辱，可能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夠吸收完畢。所以我們該忍的我們還是忍下來，但是忍的結果，最後總是平安的、圓滿的處理解決。

所以經過我這麼樣一個積極的努力之下，我想我就是達到了四項的一個成果。第一，是確保在政黨輪替的時候，國會的正常運作。我在擔任立法院長期間，在二〇〇〇年碰到第一次的政黨輪替，當時李總統就垂詢本人，看看要如何移交政權，當時我跟李總統就回答說，應該是和平不保留的移交政權，他當時一直點頭稱是。無獨有偶的，經過八年，本人還擔任院長，又再度碰到了政黨輪替，這是台灣民主憲政的大事，更是國政運作遇到重大變換的大事，儘管又經過和平政權的移轉，但是毫無疑問出現了政黨輪替的症候群。所以，其中最大的症候就是執政與在野的相互不服氣，導致政治的鬥爭，導致了國家發展受到阻礙。換句話說，我們無法像英、美先進民主國家，在選舉結束之後能夠放下對立，共同追求國政的正常運作。那時候本人也竭盡全力去化解，無論情況如何混亂，立法

院總是能夠主導最起碼的國政運作，確保民主的功能。換句話講，也就是我們立法院雖然很多時候都是大家看起來很亂，但是事實上還是亂中有序。序是什麼？就是依照我們立法的次序，我們決定政策的次序來走。政策決定的過程中、立法的過程中，當然有很多每個政黨意見不一樣、每個委員的理念不一樣，一定發生衝突對立。這個時候外界就把它當作是我們國會混亂，事實上不要用這樣一個角度來看國會。究竟最後國會都會通過這些必要的立法，立法才是成果，才是一個結果。所以那個有一些對立、打鬥，或者是各種抗爭的激烈，這都只是立法的過程而已。所以我再次強調一下，我們完全就是所謂的亂中有序，希望大家能夠理解到這一點。

第二，是確保在多元校正下找到一些可以接受的一致，這個一致就是最大公約數。在這一點來講，因為時間也不多，我先講我是透過所有議案的必要協商，然後來完成立法的工作，來化解各種對立、歧見，能夠使大家有共同一致的一個結論。這樣能夠讓立法效率提升，能夠讓立法成果更為豐碩，這是我所一致努力的一個結果。我們所立法的成果，事實上也是相當豐碩的。外面好像說立法院經常空轉，事實上空轉的時間一過，我們馬上就可以加開院會，或是延長開會的時間，總是很順利的能夠彌補過去所謂空轉的這個時候、這些問題。

再來就是我在領導議會中，我確保在朝野攻防當中，維護程序的正義。各位或許以為程序一定都是能夠完全應用在立法院裡面，你如果完全應用到立法院裡面，一切都是依照程序走，那這個國會沒完沒了。我們要求的是什麼？是一個大家有共識的程序，有共識的程序才能夠有效率；沒有共識的程序，有人要杯葛的話，就應用程序來杯葛。譬如說，我認為一個議案，每一條每個委員都要發言，每個委員發言了又再第二次發言，你這樣一搞下去，一百多位委

員每個都發言，光是一條法律案你要經過多久，一個條文就要多久時間。所以真正要杯葛，就是應用這個文的杯葛，不是一定要去佔主席台，要去用什麼樣，讓你議事進行不了，就是用正當的程序杯葛。但是你一切都是依照程序走的話，我們立法院沒完沒了。

所以，維持住程序的正義，但是這個時候有立法院要進行的程序，都要經過大家共同的同意、共同協商的一個結論才可以做。譬如說，我們預算，預算要總質詢，要詢問院長，每一位委員都要來發言的話，一百多位委員，每一位委員可以發言十五分鐘到三十分鐘的話，你看看一百多位，要發言到多久。所以我們就要協商，好，你民進黨派十五個人，國民黨派十三個人，或者哪個政黨派幾個人，這樣協商的結果，來依照這個程序來進行，你效率才能夠達成。就是這樣子，也讓大家了解，我就是一個堅持程序的正義，真正的程序正義是要有效率的、有實質的，不是刻意杯葛的一個完整的程序。

第四，我是要能夠確保在最終時刻能夠都有立法的產生，就是有成果。所以在我任內，我們國會第一屆有四十五年，我們通過了三千多個法案、議案。第二屆，我們只三年的期間，三年任期通過了多少？二百四十個案。第三屆通過了二百九十四個案。第四個屆期，我們也是三年，就是以我當院長開始，我們運用了協商的制度，完成了多少？六百四十二個案。第五屆我也當院長，三年中通過了六百一十一個案。第六屆，三年中通過了四百九十八案。第七屆，四年中通過了九百二十一個案。第八屆，四年中通過了好像九百八十個案左右。各位可以想看看，我們這個立法成果，不是像外界說好像立法院都沒有效率的，不是，立法效率還是很高。

政府該過的法案我們大概都過，只有很政治化的，政治衝突，對立很嚴重的這些法案，不能說要過就過，這些就是沒有過的法案

，其他有關於民生、經濟發展，或者是其他各種制度建立的法案，幾乎都是過了。所以希望大家對立法院還是要有信心。

因為時間的關係，本來我說是留下二十分鐘給大家來提問題，現在只剩下幾分鐘，我跟大家報告一下。這下面，各位我都有書面，大家可以好好的來看一下。我們希望未來的國會運作能夠順利，但是最後一項很重要的，就是兩岸的關係。兩岸的關係，我一直也認為說是當前國家發展最重要的一個根本。我講我們政府要制定兩岸的政策，應該很務實的考量五項元素。第一個元素，要考量兩岸各自的實力，這個實力包括人民、土地，各種政治、各種外交、各種軍事、各種這些經濟的能力。究竟我們的實力怎麼樣？我們要怎樣來定一個政策，讓我們能夠突顯我們的實力，讓我們實力的實現，讓台灣受益。這個能夠在用王道精神，讓大陸以王道對待台灣，讓台灣能夠以智慧來求取我們以小侍大的一個局面，我想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去考量的。

第二就是議院，議院這裡面也講了很多。當然我們在馬總統的時候，他講的是我們對兩岸關係是不統不獨不武。但是你要考慮中共他怎麼樣？他是要統不獨備武，他是要統的，他是要準備武力的，一直在儲備武力的。這個局面我們要考量，我們的兩岸政策要怎麼去制定，來對付、來應付大陸的基本的政策。這個我們要未雨綢繆，制定雙方萬一攤牌的時候的因應政策。

再在情緒，第三，我們要考量到情緒。因為情緒，我們過去國人有多方面的思惟，經常都是互相批評、互相否定，有時候就是說某某團體是親中賣台、逢中必軟，有的就攻擊對方就是台獨、禍台、逢中必反，毫無交集。所以兩黨的兩岸政策還沒有出爐，跟大陸交手，我們內部自己就先打成一團。所以面對大陸旗幟鮮明，兩岸同屬一中，堅決的反獨促統。新政府制定兩岸政策，首先當然要有



能力將台灣內部相互否定的程序，引導走向兼容並蓄，找到求同存異的最大公約數，才能夠凝聚我們國內最大的力量，來面對大陸，迎接挑戰。這個是我們今天希望用王道精神來考量的。

第四是情感，當然我們這裡有人講說，我是台灣人，我是大陸的，你是中華民族的，我是台灣本土的，你是台灣的什麼土的，這麼一大堆。所以這個情感，當然就在所謂族群的中間，有時候難免會發酵出一些衝突不和的局面出來。所以當我們國內有這種狀況的時候，兩岸政策要怎麼樣來制定，當然這個因素就要考量在裡面。

第五就是義利。國際上跟你講道、講義的有多少？不多吧，我看大概都講利益，這個利字而已，義字很少提起的。我們要怎樣運用兩岸共有的中華傳統文化，怎樣由這一個所謂的必要的情感中，去尋取我們國家的利益跟我們民族共同的道義情感，我想能夠從這方面去考量來制定兩岸政策的話，應該更為務實。

所以簡單講，就是我們做了一個結論，就是我們中華古老的經典《禮記·樂記》上說：「禮節民心」，就是以禮來節制我們的民心；「樂和民聲」，用音樂來和合我們人民的聲音；「政以行之」，就是以我們的行政、我們的政治來治理這個國家；還有「刑以防之」，以規範來防止犯罪，防護我們社會的安全。所以禮、樂、刑、政這四項，就是王道一個實際我們要做的、要走的路。這「四達」一定要做到互相配合而不悖，如果能夠這樣的話，王道就備矣。

所以我今天這個結論就是：王道，實際上就是人民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處理一切問題的時候，按照當時通行的人情和社會道德標準，在不違背當時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採取的某種態度和行動。所以「王道如砥」，如砥就是執行的，它不會被擋住的，它是「本乎人情，出乎禮義」的。所以中華優秀文化是王道的文化。今天我們從完全執政、國會立法、兩岸交流，來突顯中華文化的王

道精神，希望能夠給各位先進提供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果有不知道、言不及義的地方，還敬請大家多多指教。好，謝謝大家，謝謝。